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羊王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三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前章明言行

校人比章明雌魯為行常德於馬復標和推等三段明行能則斷造極於極次云標散下兩句示造極則必

有成齊云大剛一句論聖功之御用

以結成其深旨曰張曰夫前明譽行

譽言既為不執執人執物方以行惠行皆外助之行也此標知雄知白以全

和氣復標復標所以成功即內修之

於內三知之極也如下說修既復標

可不守標而不移然復標如上文修之

能言功業大唯聖人能牢韁其萬殊其器無

所制也

標知雄知白以全

和氣復標復標所以成功即內修之

於內三知之極也如下說修既復標

可不守標而不移然復標如上文修之

能言功業大唯聖人能牢韁其萬殊其器無

所制也

躁而雄則多元極亢極則尤過生焉所以厚其柔靜之心制其雄剛之性乃無亢極之敗躬者衆流所歸以其謙下故也人謙下則物歸地謙下則水聚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理國以謙靜則萬物從順如水之赴谿矣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

注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雌謙

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

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

疏知雄守雌是為善行物所歸往為天下

谿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

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

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義曰理國在於謙靜理身在於雌柔萬物

順從衆德歸湊則常享其祚克全其身嬰

兒者未分善惡未識是非和氣常全泊然

疑靜以渝有德之君全道之士其德若此

乃合道真理身則神所歸理國則民交會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知辨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為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躁守雌則可知雄則敗敗則妨行持戒守雌能守雌若是為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

義曰夫於內修也辨識剛躁知必敗傷故以雌柔之道制之矣亢極也篤厚也性剛

之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唯  
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富如  
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以為天下法  
式矣

義曰為君有獨見之明為道有昭顯之德  
皆當若晉若晦不矜則珉庶攸歸淳  
和內足以此為天下法式也史記老君謂  
孔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夫有德  
不矜有明不衒豈唯內充道行固亦克俱  
聲光矣

為天下式常德不惑復歸於無極

注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  
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

違德用無窮故復歸於無極也惑差也

疏忘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  
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真常之德  
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易故云復歸  
於無極

義曰為君為道外晦其明內積其德淳和  
既著天下化之於國則聖德無窮於身則  
長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為天下法式則  
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為量  
無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天下

谷也

義曰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幽是尊榮也  
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名號所設則古  
之制也能當理思亂居安懼危戒慎卑躬  
盡乾夕惕則德廣體弘如虛谷矣為道之  
人外其德譽自守卑柔如庚桑避壤墨之  
祠莊子歎擁腫之木則其材德不顯心虛  
德全若空谷矣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注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

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

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  
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矣夫道為德體

德為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語其體  
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  
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  
義曰既富於德則合於道道為德體則德  
寂無為德為道用則施行有作人君以五  
善之化誘民於無為以廣濟之德積功而  
合道故云復歸於樸夫道無為而無不為  
也通生萬物應變無方故謂天下之至通  
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推而行之謂之  
通是也夫聖人之理國至士之修身當知  
其雄強明白尊榮三者非持久之益乃當  
執雌柔暗昧卑辱三行而制之則前五善  
外以化人此三行內以修己人化則道滿  
廣已修則德愈昌道廣德昌理國理身之  
至要矣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注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

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之

則為羣材之官長  
疏器形器也自知雄下論性修德反則復

歸於道此云樸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粗涉於形器故云樸散則為器聖人弘濟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惟無非是可見可博之貨乃是虛寂之

平十三妙本也器涉有乃是可知可稱之用非是質礙之常形也聖人理天下用材用德委以牧人共振玄風以私道化故云為官長也夫四海之廣兆庶之繁不可下人以為

故大制不割

注聖人用道大制羣生曠然似春蒙澤不

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

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羣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今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人合於道樸之化也尚書曰學古入官左

傳曰能官人則民無競心是也春秋昭公十七年秋鄭子朝魯對昭子曰黃帝以雲紀官炎帝以火紀官共工以水紀官太皞以龍紀官少昊以鳥紀官以鳳鳥為司曆丹

玄鳥為司分伯趙為司至青鳥為司啓丹

鳥為司閉祝鳩為司徒雕鳩為司馬戶鳩為司空喪鳩為司寇鵠鳩為司事五鳩以鳩民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也自顙頷以來不能紀遠乃以民師而命民為官設官分職止

尚矣蓋以宜道行德以教於人者也官非其人物罹其害豈可輕授哉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斯之謂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疏前章明神器必歸於樸此章明於執必失故位之有所在以戒姦亂之臣大執者

平十四人下威人君甚恭之尤義曰前明故舉此大戒其甚究又處人君執有神器凌虐於民明倚伏不常以亡在德去奢去泰可保延洪故云下戒在亂之臣上營治安之主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注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者必待曆數。

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

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羣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姦

平十五亂之賊凶暴之夫將欲力取天下而為之主既誅良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斯人必不得所為之事已語化惟清惟靜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制也

義曰普天之下人君統之人君之位皆上

修道之士不察察於存視不孜孜於漱咽無為無欲自全其和可階於道矣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疏前章明神器不可為首標時欲下六句明實

之示曆數之不于掌持警注參

天降命曆數所歸應天之心順人之望而後君臨四海子育羣生而爲之主也莫不傳積德身有殊祥履巨跡而誕伏羲威神龍而孕炎帝軒轅乃電光繞斗少昊乃星彩流虹顯頃高辛生寶睿聖唐堯虞舜天表神奇堯火運於赤龍舜土德於虹瑞月精命禹鵠卵降湯紫氣靄於陽山赤光照於漢室此並身有殊祥也精玄熟而黃軒受命稟前功而顯頃叶符黃帝十七世而祚有殷湯后稷十三世而興西伯此皆

○ 積世累功也或生而神聖或誕而能言日角犀文龍顏鵠步重瞳八采反羽奇毫玉

斗橫身鱗文徧體或全於圓圓之内或逃於溝竇之中而復兆應天文德諸人願然後驅雄駕傑拯溺救焚康濟黎元克昌帝業斯可謂生靈僕皇曆數在躬者也尚書曰天之曆數在躬躬是矣若乃器非神授才乏天資積善不顯於先人鍾異靡聞於奇恠恃水草之力縱豺狼之心假狐媚而竊國權因佞倖而窺神器興問鼎之計運

胠篋之謀王莽董卓則梟戮於前侯景桓玄則敗亡於後流惡名於萬古取大笑於四方欲以力而爲之其可得也況効閻神授力可拔山喑嗚則鬼伏神驚叱咤則堅摧敵清終乃艤舟莫濟列頭陰陵不聞聚井之祥徒益五侯之賞苟不及於此者又何矯竊而欲非望哉老君戒曰吾見其不得已大寶之位已具前解

○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 注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

力爲也故曰爲者敗之此成姦亂之臣也。

○ 趟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爲也者爲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今流布惟悌之化豈使凶暴之夫力爲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爲爲亦必敗

○ 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爲爲亦必敗

○ 勢者失之

○ 注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凌

虐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今失之此戒帝王者也

○ 趟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

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凌虐神

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

怨是生災沴亂雖斯作誰奉爲君亦當失

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 義曰人君繼體承乾不以其德毒流海內

民也愷樂也愷易也詩大雅泂酌篇召康

公戒成王曰愷愷君子民之父母言樂

強教於民易以悅安於民民敬愛其君

父之尊如母之親故云愷愷之化若以

之夫力取天下必以強兵殘忍誅害於

如呂國爲封豕長蛇項羽比狼貪羊狠則

生民罹其菑毒矣毒出於口曰蠱毒出於

尾曰蠱明此凶暴之夫毒蠱天下必不得

其大寶之位而自致敗亡故云爲者敗之

矣

○

○ 趟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怨是生災沴亂雖斯作誰奉爲君亦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禍起黨中號令不行戈鋌內向天下既亂海嶽沸騰真主應運救人撥亂反正如禹禹殷湯周武漢祖創業之君也天下既定授於子孫故嗣主繼明守文承統如夏桀殷紂周赧漢獻為繼體之君也且創業之君必資聖德塞違補過明德顯仁招懷隱淪求採瘼病初有大寶卒及敗亡蓋其勵

精求理故也而繼體之君不知稼穡長於婦人之手生於深宮之中八音五色亂其心麗服淫聲溺其性或窮兵四境流毒九原寢赤子若仇讐顛生人如草芥動致焚刈不循憲章反道違天凌虐神主神王者民也於是干戈四起水旱不時神怒衆離鬼哭人怨遂有南巢放逐牧野裹夷殞身黔庶之中失政姦雄之手洪圖一去大業不歸此明執者失之足為後王之戒昭德塞違者春秋桓公二年宋華督殺孔嘉父而弑殇公立公子慤是為莊公以鄙鼎賂於魯桓公納之於廟大夫臧良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百官猶懼失之

前或前者反後或寒者變暖或暖者反寒或弱者為強或強者為弱或成者致壞或壞者獲全如紀縕之繁糾無準繩之正定矣繩大索也準的也繩正也無道之君以外起曰災亦天火曰災也

今寘其賂器於太廟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達禮之賂器於太廟其君之何瘼病也沴妖氣也內起曰眚外起曰災亦天火曰災也

註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向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之則強或抑之即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欲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

滅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也明年秋宋公與楚陳蔡鄭許曹盟于孟諸侯執宋公以伐宋言宋公無德爭盟衆共執之如文仲之言也文仲魯大夫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註聖人觀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向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持之使強或抑損之令弱或有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隳壞且同紀繩不可準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厭至其義曰物之倚伏固以不常人事推移安能長保是以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或後者居

註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向暖氣也吹寒氣也強壯也羸弱也載事也隳壞也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向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持之使強或抑損之令弱或有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隳壞且同紀繩不可準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厭至其三目微其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謂之過分耳

義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觀倚伏之勢見推移之機於施為之中不使過分知甚者必極奢者必貪泰者必盛極則必反貪則必怨盛則必衰有一於此必為亡敗故皆去

之為道之士明執失之理知奢泰之非謙抑自居沖虛內保則可以參真矣

第十一  
上泰者下示不得已而用果物壯下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景一

唐虞先生杜光庭述

也哉

義曰夫臣之事主以道為先所宜清靜匡君勿以兵謀輔國化既清靜君遂無爲平泰可圖堯舜何遠致君者言臣以道德助

去其害齊泰此季明兵強好還不可以兵為輔臣之所處下明好兵始致不可以兵為事是謂兵強外還不可少許為事如首章直戒人臣攻言用兵非善妨農言厥是有由年然後果於身強雖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遠

注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未可量矣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千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海清者震耀鬼甲之威窮濟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必應之其事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知

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謂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至誠感神況於有苗乎禹班師振旅誣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征之不服不征自來言以文德道化撫之也千羽也弱也舞者所執之物既還師振旅不用干戈乃修文德以文舞舞於賓主兩階之間以抑武事而苗人來格格至也禮曰舞者所以飾善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